

江青艷史

(五)

半仙鐵口指示迷津，改名藍蘋百事亨通。
身跨兩黨雙面間諜，同時擁有兩個男人。
床上工夫高人一等，愛情事業兩相如意。

● 劉昌博 (本文插圖刊第七頁)

不做羔羊要成鳳凰

李雲鶴(江青)隻身回到上海，由於初次墮胎又未及療養，經長程旅途勞頓，身心疲痛萬分；她模糊的淚眼看到林立的高樓大廈，閃爍的萬家燈火，卻沒有她容身棲息的空间，一度萌生跳入黃浦江自殺的意念。

她不甘心如此年輕就走向人生的終點，更不甘心如此怯懦地向惡劣的遭遇低頭；留得青山在，何患無柴燒；她要勇敢地站起來，甚至要向侮辱和輕視她的人挑戰與報復。不願做柔順的羔羊，要變成一隻浴火的鳳凰。

於是，她拎著那隻舊皮箱，回到滬西區小沙塘的女工夜校；這雖是她討厭的地方，卻是她那時唯一可投奔的處所。她的女工學生們看見她回來了，都十分的驚訝！她被逮捕這半年多來，音訊杳無，大家以為她早已被槍斃了。今番乍見，恍如隔世；她憔悴的模樣，蒼白的臉色，疲困的神情，咸認為是在監牢遭到許多痛苦折磨所導致。但，她於出獄後在情感上遭到的煎熬，局外人怎能理解。

那些女工學生，對這位音樂老師，既崇拜又同情；給予她諸多精神上的鼓勵，及實質上的照顧；使她破碎的身心創傷，得以快速的癒合。

這所女工夜校，是基督教女青年會支助的，在原則上校方希望女工們信奉基督教；但，大多數女工為了識字進修或免費住宿舍，表面上都信了基督教；而骨子裡仍信奉中國的民間信仰，即儒道釋三教一體的混合宗教。

一群女工來到宿舍告訴她說：明天是陰曆四月八日，屬於佛教的「浴佛節」，俗稱「佛誕日」，這一天以香湯浴佛，象徵「彌勒」下世。如果，能親往「玉佛寺」進香，看到「浴佛」盛典，這一年可除袪災難，帶來好運。女工們勸她明兒去「玉佛寺」進進香，散散心，解解悶，於劫後餘生的她有舒解的作用。

李雲鶴好奇地問女工們，為何既改信了西方的基督教，又要信仰東方的混合宗教？一位頗有見解的女工答說：無論東方的和西方的宗教，都是勸人行善的；比如中醫和西醫都是給病家醫病的，對某些疑難雜症，中醫比西醫還有神效，反之亦然。何況，東方的和西方的宗教，各有各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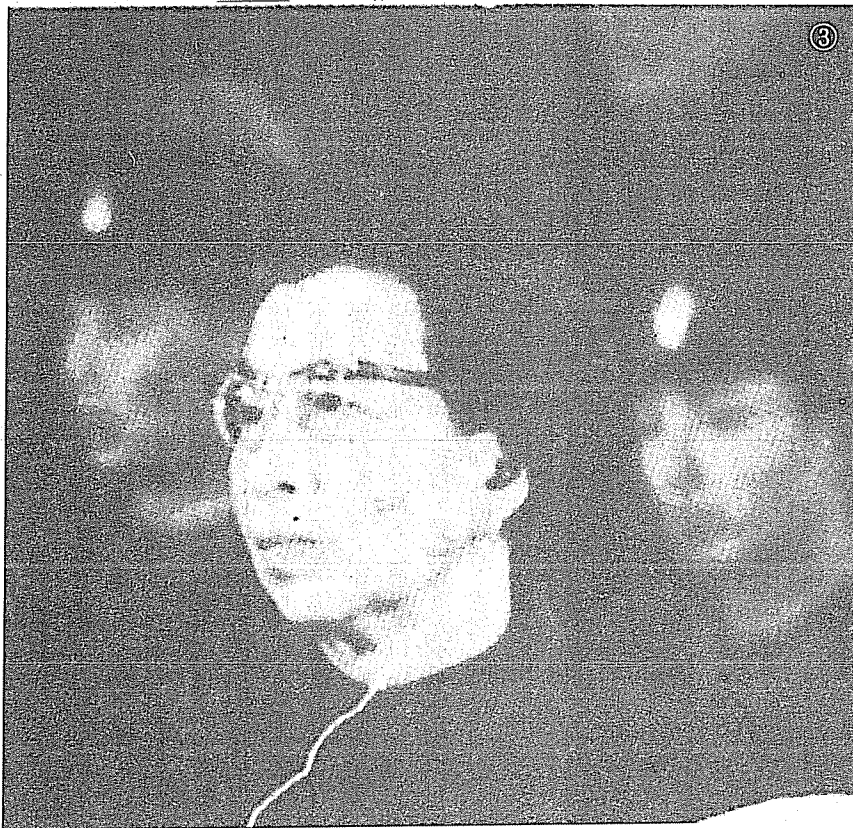
神明，各具有不同的神通和法力，可排除人們不同的災難。猶如中醫和西醫，各有不同的醫術；倘能一起來給病家「會診」，更能事半功倍，著手回春，肉白骨而生死人！

百思不解求助玉佛

李雲鶴自加入共產黨，啃了不少馬列主義書刊後，認為宗教是麻醉人類精神的鴉片煙，她偏向「無神論」。經女工們勸說後，她對「唯物論」有些疑惑，於「無神論」有些動搖。

因為，當人們處於逆境，遭遇重大挫折，碰到嚴酷災難，尤其在千鈞一髮的垂危時刻，莫不寄望有神明存在，以其萬能的神通，可能奇蹟似的拯救我們，故而，俗諺說「窮算命，急時抱佛腳」，時運不濟，惟有求神拜佛。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心靈空虛、精神沒有寄託，一旦遭遇挫折，對人生就會感到茫然，總想到以自殺的方式來求得最後的解脫。李雲鶴想到她目前的處境，正是沒有宗教信仰的一種精神虛脫狀態，老是想以死來解脫自己。

晚上，她在枕邊思量，這兩三年來，無論在



- ① 江青（藍蘋）在「自由神」影片中的劇照。
- ② 江青（藍蘋）（上起第二）與顧夢鶴（上一）、蔡若虹（上三）、白璐（最下）在「都市風光」影片中的劇照。
- ③ 「四人幫」的江青受審時情景。

濟南、北平、青島和上海打拼，日夜辛勞，冒險犯難。結果，不但沒有做出多少成績，反而搞到兩次下獄，遍體鱗傷，愛情與事業兩頭落空，連腹內無辜的孩子也保不住！難道是沒有宗教信仰，沒有神明護佑的原故？於是，她決定明兒赴「玉佛寺」燒一炷香試試看。

玉佛寺位於上海安遠路和江寧路口，為一八八一年所重新建造的。傳說：當年山西五台山高僧慧根從西藏至緬甸取經時，迎回了大小五尊玉佛，他將其中二尊供奉於上海江灣，並建玉佛寺。但是，玉佛寺後來漸遭荒廢，一直到一八一八年時，才又遷至安遠路口重建新寺。

寺內的二尊坐、臥佛，都是釋迦牟尼的神像。除以白玉打造外，所裝飾的紅、綠、藍寶石也十分具有價值。

在寺內周圍的住持禪堂內，擺有許多黃玉佛像及唐明二朝木、石刻像，堪稱是我國古代佛教藝術的殿堂。

她聽演藝園內傳說：上海的演藝人員如胡蝶、阮玲玉、陳雲裳、周璇、白光、梅蘭芳、孟小冬、金素琴、姚莉等，也常到玉佛寺進香祈福，難怪他們會紅得那麼快；可能是有神明暗中呵護的關係！

她走進玉佛寺，但見寺內人山人海，善信雲集，香火鼎盛；大雄寶殿前的「浴佛」盛典已結束，不免有些後悔來晚了，但僧眾仍未散去。她跟善信們擠進殿前，看到那兩尊坐、臥的玉佛刻像，色澤均勻，法相莊嚴，令人肅然起敬；她也不禁合掌跪拜，許願祈福一番。

半仙鐵口指示迷津

寺外的街路擠滿各類攤販，寺內廣場兩旁的露店，有販售藝品字畫的，有拆字算命的，有跌打損傷的，林林總總，三教九流皆有。她看見右邊一幅布招，上面寫有「劉半仙鐵口直斷」七個大字，許多男女擠在攤前看熱鬧；她好奇也擠了進去，瞥見那位鬚眉俱白，目光炯炯有神的老相士向她招呼：

「姑娘請坐！哎呀呀！你的面相格局卓異，待老夫給你一看面相和手相，不準不要錢！」老相士堅持拉她坐下。

「哎呀！姑娘呀！你的臉型特殊，是四方臉和瓜子臉的綜合型態，眉毛濃而修長，顴角寬而秀朗，唯眉眼之間的間隔略嫌狹窄。你的相型奇異，在百萬個女人中找不出一個；哎呀呀！奇異！奇特！奇妙！」

老相士連番的「哎呀呀！」和「奇來奇去」的驚嘆聲，逗得四周圍觀的人群更加好「奇」；瞧著李雲鶴清瘦嬌俏的容貌，落落大方的神情，舉止優雅的儀態；尤其那些男人的銳利目光和視線在她臉上游移，倒底她的面相「奇」在什麼地方！

「老先生！別開玩笑，我的面相真的很奇嗎？」李雲鶴忍不住問道。

「老夫今年七十二歲了，閱人無數，從不誇大其詞。」這位老相士仔細端詳了她面相，又仔細瞧了她石掌的手相，然後提高嗓門說：「你的相型真的奇異，臉上於女人的嫵媚中又隱含了男

人果斷的剛毅之氣；手指纖長而骨節堅挺，帶有鞭策千萬人的煞氣。哎呀呀！姑娘，怨老夫鐵口直言，妳如生於古代，必像武則天一樣有君臨天下的帝后之像；不過！不過！」

「老先生！不過怎麼樣！」李雲鶴追問。

「不過，如今也不遲，四、五年後天下要大亂起來，妳的運行西北，到時妳要是能抓住亂世的貴人，必然名震寰宇、權傾當世，威加海內；不信來砸我的招牌。不過，妳現在並不得意；要忍耐呀，要學張良於下邳橋頭拾履之涵養，要學韓信於淮陰忍受跨下之羞辱，切記！」

李雲鶴於絕望，頹喪和萬分不如意的情況下，得到老相士如此的讚語；雖然可能是江湖術士誇大之詞，但也確實窩心。由於，圍觀的人太多，等著看相的不少，龍蛇混雜，不便久留。於是，她傾其皮包內所有錢鈔付給相士，正要起身離開。

「姑娘且慢！妳的眉宇之間充滿了煞氣，凡事不要操之過急，逼人太甚；否則，老運欠佳。」老相士喝了一口茶，又好奇地說：「姑娘！請把妳的芳名寫在上面。」

她以流暢勁秀的筆跡寫出「李雲鶴」三字，老相士看了皺起眉頭說：「鶴是屬於涉禽類的鳥，體高頸長，全身潔白，頭頂丹紅，常以特立獨行的高潔之士來比喻它；如鶴立雞群，鶴鳴之士，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，常拿來形容清高雅潔的山林逸隱之士。而妳今天所處的演藝園或將涉足的政治舞台，悉是物慾橫流，爭名攘利的污濁環境，與鶴的氣質迥異。何況「雲鶴」是較男性的

名字，與你的性別、性向、性格及性趣都不適合。妳若不改名，會妨害愛情與事業的發展。」

「要改個什麼名字好呢？」李雲鶴問。

「姓名之學，有的人認為是迷信，無稽之談；有的人則深信不疑，好此不疲。名字改得好，可改運，可改命；改不好，命運不濟，勞碌一生，貧困而死。在演藝界如白光原名史詠芬，周璇原名周小紅，自改名後，莫不星運亨通、名利雙收。一個好的名字，要字義吉祥，字音響亮，筆劃講究，甚而與己身的癖好或八字相合，馬虎不得。今天老夫太忙，到此為止。」

改名藍蘋百事亨通

她見攤前等著看相的人太多，只好起身告辭。這一天，她回到宿舍時，心情開朗，陰霾盡掃，口中還哼著歌曲；決心要給自己改一個好的藝名，脫胎換骨，從新幹起，不留芳百世，也得遺臭萬年。

因為，她的乳名「淑蒙」，太古板、太俗氣，與她狂野奔放的性格不合。她的學名「雲鶴」，不僅消沉，字義隱晦，有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，簡直像山林隱士或寺觀道姑的名字。於是翻字典、查辭源，擬出三十多個名字，逐一篩選，最後留下「樂蘋」和「藍青」兩個藝名，難以取捨。

「樂蘋」二字有其寓意，因她祖先從河北的樂城移居山東的諸城，二者皆盛產蘋果，是她嗜吃的水果。至於「藍青」，因她喜歡藍色，無論「藍藍的天」或「藍藍的海」都能深深吸引她，尤其偏愛穿藍色的衣裙，「藍青」又寓有「青出

藍，而勝於藍」之意。

於是，她第二天去「玉佛寺」，找老相士「劉半仙」給她決定名字。老相士看了推敲一番，建議將「樂蘋」和「藍青」兩個名字，截頭去尾，復把留下的頭尾銜接，取名「藍蘋」。

她看了滿心歡喜，決定採用「藍蘋」做藝名，重新塑造角色，彷彿藍色的蘋果，蘊蓄有無限的生機，活力和潛能。她稱謝告辭時，老相士特贈四句偈語：

「運行西北，

毛草結緣；

藍裙紅卒，

夢斷秦城。」

她皺起眉頭，不解其意。老相士說：「時機到時，妳自然領會。」從此，她一掃心中陰霾，不再想那些不如意的往事；把老相士「劉半仙」看成活神仙。經常求他指示迷津。同時，她自己買來什麼「命理學」、「星占學」、「通天紫薇斗數」及「歷代名人命鑑」等書，跟她以前珍藏的「性史」及「性藝」等雜書放置一塊兒，深夜閉門研讀。認為這些書才是「登龍秘笈」及「成功寶典」。

李雲鶴是個說幹就幹的行動派人物，為急著把「藍蘋」這一藝名推銷出去，她選定七月八日對外宣佈；因為這一天是她雙十年華的生日。

她為了「慶生」和改名，在虹口一家咖啡館，邀請了「一大群報刊的記者與主編們聚會；還特別請來名編導田漢、史東山及廖沫沙與會。座上出現了兩位特殊人物，尤使她有受寵若驚之感：

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洪深，一位是名劇評家崔萬秋。

洪深是她第二任丈夫俞啟威的胞姐俞珊的密友，年約四十出頭，他的父親洪述祖是暗殺革命先烈宋教仁的兇手。因此，他避諱提及他的家世。他留學美國，在哈佛大學專攻文學與戲劇；回國後，著作等身，是大學名教授也是我國劇運的拓荒者。另一位劇評家崔萬秋，年約三十出頭，是上海大晚報副刊主編，總編輯是曾虛白；他經常在報上發表戲評和影評，只要是喜愛的名伶明星，吹捧不遺餘力，是當時上海典型的浪漫派文人。

話劇女星李雲鶴改取藝名「藍蘋」，第二天於上海各報以花邊新聞刊出，版面不大，但卻都加上花框。兼因是她的二十歲生日，且有名編導洪深、田漢、史東山、廖沫沙與名戲評家崔萬秋等人在座慶生，分外引人矚目。

從此，她以「藍蘋」藝名，活躍於上海演藝界。說也奇怪，她自改名後，百事亨通，包括「桃花運」在內的好運連連，仿似初升的旭日，冉冉上升，雨後的春花，欣欣怒放。

那時，歐陽予倩主持的戲劇協社在排演「終身大事」一劇，缺乏人手；洪深推荐藍蘋參加演出，並非女主角，初試啼聲，演技獲得肯定。接著，她連續在「潑婦」及「好兒子」兩劇中，飾演反派女主角，妖艷潑辣的戲味，發揮的淋漓盡致；咸認她是劇壇後起新秀。

與崔萬秋一拍即合

一天，洪深電邀崔萬秋去看藍蘋排戲，並說：「你在她生日聚會裡已見過面，但還不曾看過她排戲，她是從你們山東來的，表演不錯；同鄉嘛！應當多捧她。」崔萬秋是個聰明人，和洪深坐出租汽車馳往法租界一棟破舊的房子，專程去看藍蘋排演「少奶奶的扇子」。

「少」劇是英國劇作家王爾德的「失扇記」所改編，戲味濃郁，很有娛樂效果。

當時正好休息，演員們有的在喝茶吸煙，湊在一起聊天，有的在繞圈走動，舒展筋骨；還有那懶洋洋地躺在舊椅凳上打盹。只有藍蘋獨個兒靠在窗前，專心凝神地在默默背誦台詞。

洪深把她叫過來說：「這是崔先生，大晚報副刊主編，他是你們山東老鄉的紅人。」

「喔！我們上次已見過，我讀過您的文章和書。」藍蘋有禮貌地說：「我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工作時，就知道您的大名，真是久仰得很。」

經洪深鄭重的推荐，崔萬秋對這位年輕女同鄉的禮貌和美貌很感興趣，握住她的手連說：「小老鄉！我祝您成功。」

藍蘋嬌媚地說：「等我戲演完了，我去拜望崔先生，向崔先生學習，還可以聊聊老家的事。」

崔萬秋說：「談不到學習，歡迎您有工夫來玩。」

洪深和崔萬秋坐下看排演時，洪說：「你是山東人，應當幫助她，通過你的報紙捧她；她很有前途，雖有那麼點個性，卻是一位可愛的姑娘……。」

崔萬秋祖籍山東鉅野，他完全同意洪深的話，這個從故鄉來的姑娘很可愛。從此，經常在上海大晚報副刊上，撰文吹捧她。「少奶奶的扇子」公演時，在崔萬秋邀集各報刊友好的吹捧下，她從劇壇斬露了頭角。

不久，田漢新編的獨幕劇「獲虎之虎」，計劃搬上舞台；他見藍蘋的演技十分出色，改變了已往對「李雲鶴」的成見，向導演章泯推荐，叫她飾演一名刁蠻的村姑，雖是戲量不多，但她演來突出搶眼。此後，她算是真正打進演藝圈，經常演出各類獨幕及多幕劇，扮演淫蕩潑辣與風騷妖艷角色，等於在演她自己，頗獲好評。

複雜的演藝圈無風三尺浪，原本是非就多；何況藍蘋又是個躁進心切的豪放女，為感激兩位名編導洪深和田漢的栽培提攜，不管在什麼場合，她都直呼這兩位前輩叫「乾爹」。由於，她過去放蕩的德性及其不避嫌的熱絡勁兒；於是，蜚長流短的閒言冷語，熱滾滾地騰傳起來，說他們三人在搞「老少配」的勾當，名義上是乾爹和乾女兒，實質上是輪流「上車」的野鴛鴦。這些閒話，藍蘋倒是不在乎，反而提高了她的身價；可是，洪深和田漢怕影響他倆的「前輩」形象，有逐漸疏遠之意；卻囑託崔萬秋「接棒」栽培她。

崔萬秋自告奮勇，樂意擔任這位山東妹子的護花使者，因他早已痴迷於藍蘋苗條的身裁，豐聳的胸乳，嫵媚的容貌及嗲嬌的勁兒；更欣賞她演唱京戲的風情，演出話劇的演技。而藍蘋則看中他在文藝界的地位及其豐厚的收入，她主編的大晚報副刊可為她作宣傳，他的高薪待遇可供她

消費；最難得他是個「王老五」，於是兩人一拍即合。

身跨兩黨雙面間諜

崔萬秋的豐厚收入，來自他隱蔽的兼職；因為，他是國府軍統局特務處上海特區的直屬通訊員，由特區區長單線領導，月薪八十塊大洋。由於，他把身分掩護得好，工作賣力，除「特支費」不少，績效優異時還有「獎金」可領。每當軍統局局長戴笠來上海，常會秘密召見他，他則適時提供「簡報」，陳述「敵情」。

藍蘋利用崔萬秋打進上海演藝圈，而崔萬秋除佔有她的肉體，獲得感官享受；還支使她蒐集「左派」及中共地下黨的情報。而中共地下黨則信任藍蘋是兩度下獄的老同志。以便利用她來竊取國民黨上海特務處的內線消息。於是，藍蘋窺準國、共兩黨的矛盾，運用圓熟的手腕，身跨兩黨，左右逢源，名副其實的「雙面間諜」。

因為，在二、三十年代，國共兩黨分而又合，合久又分，容共與清共的政策，搖擺不定；故而，許多投機份子都身跨兩黨，在夾縫中興風作浪，翻雲覆雨，樂此不疲。

藍蘋這時領悟，搞性愛跟搞政治一樣，都是既航髒又醜陋的玩意；但，男女皆捨生忘命，愈搞興趣愈濃厚。

她自恃具有先天的美艷條件，和後天對性愛的獨特修為；同時姘上五、六個男人，都能應付裕如；只周旋於國共兩黨之間，游刃有餘，何難之有？從此，她一方面跟國民黨特務份子掛鉤，

另一方面又和中共地下黨暗通款曲，大收「鷸蚌相爭」的漁人之利。

若因此就責備藍蘋是「牆頭草」，未免不公平，有失厚道。透視那個動盪時代，各地大軍閥如龍雲、盧漢、馮玉祥、閻錫山、張學良、劉文輝、鄧錫侯、盛世才及潘文華等，莫不腳踏兩隻船。甚而，日後中共的軍政要員，如毛澤東、周恩來、朱德、劉伯誠、郭沫若及聶榮臻等，何嘗不是跟藍蘋一樣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游走於兩黨之間，混水摸魚；可謂一丘之貉。

崔萬秋爲了眩耀，經常帶著藍蘋出入於上海灘的社交場合，逢人就推荐她的才藝，不時藉機邀請她當衆清唱京戲或演唱流行歌曲，並在報刊上撰文捧她是「山東來的優秀演員」及「中國演藝界的明日之星」。

藍蘋則施展渾身解數，驅使崔萬秋不分晝夜的樂於爲她效力；果然不久，她得力於崔萬秋的鼎力推荐進入大通影片公司擔任基本演員；從此，她由劇壇跨進影壇，躍上銀幕當起電影明星來了。

同時擁有兩個男人

她爲了身分攸關，不能老是借住女工夜校宿舍，且要跟其他名伶明星別苗頭，她到法租界的辣斐路租下一間單人套房，蘋果綠的窗簾，藍色的檯布，佈置得十分雅緻，終於有了她自己的「香閨」。

不久，藍蘋發現同住一棟樓房的一位青年房客，深深地吸引了她，年約二十出頭，油黃色的

健康皮膚，碩長雄健的體魄；經常穿著球衣、球褲、球鞋，騎著腳踏車飛馳外出，臉上洋溢著自信與愉快的笑容，每次的行色都那麼匆忙。

經她查詢後，始知那位青年名叫李官仁，是復旦大學足球隊的前鋒，攻城略地的悍將，叩關射門的勇士，綽號叫「小箭頭」，是「足球王」李惠堂麾下愛將之一。因當時李惠堂應聘擔任該校體育部主任，他領軍的校隊，在上海與暨南大學、南洋大學鼎足而立，屢次榮獲上海足球聯賽的甲組冠軍。

由於，同住一個屋簷下，同一個大門進出，青年男女彼此吸引，他倆很快就相識了。一天，藍蘋主演的新戲「女人女人」公演，她主動送戲票給李官仁；他前往觀賞後，發覺他的「芳鄰」竟然是一位影劇雙棲明星，精湛的演技，妖艷的扮相，令他著迷。

不久，那年在上海舉辦的中華足球聯賽揭幕，首場比賽「復旦」對「暨南」，是一場龍虎鬥的硬仗。李官仁邀請藍蘋前往觀賞。她盛粧打扮一番，欣然赴約觀戰。球賽在亞爾培路的逸園跑狗場舉行，觀衆人山人海，真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對抗，上半場你來我往，勢均力敵，戰成二比二平手；「球王」李惠堂和「小箭頭」李官仁各射進一球。下半場一開始，戰況激烈，雙方球員求勝心切，彼此動作變得粗野火爆，尤其對方球員動粗的對象放在「二李」的身上。但見他師徒兩人，藝高膽大、珠連璧合、頻頻叩關；在距對方球門前二十六碼，李官仁獲得李惠堂一記妙傳，他於第一時間來一記漂亮的「倒掛金鉤」，勁射

入網，三比二領先，穩住了軍心，士氣大振。此後，李惠堂乘勝追擊，連番使出他的「臥射」絕招，再進兩球。比賽結果，「復旦」以五比二的懸殊比數大勝「暨南」；無疑的李惠堂和李官仁是致勝的最大功臣。

球賽甫結束，隊友將他師徒二人高高抬起，接受千萬球迷「英雄式」的歡呼。藍蘋在場邊睹此盛況，深感足球明星比她這個影劇明星威風得多，此後她迷上了足球，更對李官仁十分心儀和崇拜。

爲了加油助陣，她常到天文台路的中華棒球場，亞爾培的逸園跑狗場，及膠州路的申園足球場，只爲觀賞李官仁出場的扣人心弦的比賽。除了欣賞他的球技，更欣賞他穿了單薄球衣裸露於外的結實肌肉，矯健的射門身手；她的視線常停留在他胯下的隆凸的與顫動的部份，其所散發出的男性魅力與性感，使她心旌搖擺，想入非非。她這個時期，擁有了兩個男人；她能巧妙地把握「幽會」的時間和地點錯開，從不「穿幫」。她於兩個男人的懷抱中享受迥然不同的性愛樂趣，足球明星給她青春的，火熱的及瘋狂的快感感受；而崔萬秋卻給她成熟的，老練的及溫和的異性情趣。顯然的，她陶醉於前者。

床上工夫高人一等

爲了這一段戀情，三十年後有位美國記者羅斯·特里爾曾在香港訪問李官仁，他回憶他的豔遇說：

「我在逸園等場地比賽，她常來助威，給我

加油。她是個迷人的姑娘，很苗條，中等個兒，很會交際。我們在一起時，有些朋友取笑說是「金童玉女」或「英雄美人」，我們的每一次約會都很短暫，很尷尬、很刺激、像是各自背著合法的配偶在「偷情」，彼此享受著類似「奸夫淫婦」的樂趣。

「我們第一次約會是在南京路一家遊樂場，飽餐了一頓，又到靜安寺的卡爾登電影院去看電影。我們挽了手臂像戀人一般的進場，坐在後排，看胡蝶和顧蘭君主演的『美人心』；演到動人的地方，她就奇怪的、充滿渴望的眼睛轉向我，等到性感的場面出現，她就更加靠緊我。」

「我是一個沒有性愛經驗的人，對她那些古怪誘惑，我的心口在蹦蹦地跳，渾身發熱，但又不知所措。她對我的幼稚與驚惶，感到濃厚的興趣；她進一步用手臂摟住我溫暖結實的腰肢，把頭兒緊靠在我肩膀上，想在電影散場亮燈之前，煽起我的激情。」

他繼續回憶說：「天黑下來，南京路上閃亮著五顏六色的霓虹燈，我們兩人吃了一頓晚餐，喝了幾杯葡萄酒，都有些醉了；然後互挽著上了惠中飯店四樓豪華的套房，寬敞的浴室、錦緞燈罩遮著柔和的燈光，把南京路的喧囂隔得老遠；我關上門，躺在沙發上，她迫不及待地趴在我身上拼命吻我，她的兩瓣火熱的嘴唇和香舌，撩撥得我神經亢奮。」

藍蘋熱情地說：「我愛你在球場上的活力和勇敢，尤其是你射門的技術。」她的臉蛋發燒，艷紅的色彩，彷彿一隻熟透的蘋果；她學著「美

人心」鏡頭上的姿勢，緊緊地按壓著我，身子滾燙得像一鍋米飯。

「她突然躍身起來，脫得剩一件單薄的內衣，跳著跑進了浴室，故意不關浴室的門；當時，我躺在床上，能清晰地看到她曲線玲瓏的胴體，嬌嫩、雪白、柔軟及她充滿熱情的媚眼像要噴出火焰來，散披肩上的漂亮秀髮把肌膚襯托得更白淨，胸前鼓鼓的乳房像兩隻有彈性的球兒，右乳頭旁邊有一顆豌豆大的黑痣；她的腋窩下和陰私處，都叢生著細密柔長的茸毛……」

「藍蘋裸著還未擦乾水珠的胴體，軟綿綿的躺在我的身邊，她幫我剝光了衣褲；我也情不自禁開始吻她的『朱唇』，我們摟臥在床上；她又拿出撩撥男性的神秘而衝動的摺技，低聲在我耳邊說『我要讓你美不可言。』」

「我被她撩撥得全身既舒暢又癢麻，敏感部位既亢奮又昂脹，簡直像初次上陣的球員，張皇失措，不知要向何處進攻。這時她嗔聲責怪我說：『你是怎麼搞得，在球場上生龍活虎，衝鋒陷陣，射門精準無比，勁道十足。怎麼的，大傻瓜！現在不會射門了。』」

「我回想以前初上球場，是『球王』李惠堂臨場指導我如何射門；在技巧方面，無論『倒掛金鉤』、『臥射』、『側射』及『頭槌』，我都心領神會。而這次的『射門』，我卻笨手笨腳，呆頭呆腦，幸好有她的誘導，其技藝的精湛，比之『球王』的球藝還高出許多。」

「我當時很驚訝，她的年齡比我還小些，但是，她圓熟的『床上技藝』，使我『欲仙欲死，

半醉半痴』。她很清醒她扮演的角色，她嬌滴滴的告訴我：『我有魅力，是個夠格的戀人；我很幸運，無意間碰到你這個上海最後的處男。』她嗚嗚的叫床聲，使我激情盪漾；她給我很大的感官享受，尤其在高潮來臨的刹那，給我永生難忘的完美滿足。我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，被她拉著縱身春水中，隨她俯仰浮沉。」

「我知道。她過去把『初夜權』獻給了到處留情的張宗可；以後和她做愛的男人，皆是『閩人無數』的濫情者。故而，她對我這個『處男』特別珍愛。當然，我也不後悔為她所作的奉獻。」

李官仁在香港回憶說：「三十年歲月隨風而逝，現在她可能已經失去誘惑力，但我永遠忘不了她。」

「後來，我出國遠征；她忙著演戲拍片，我們『幽會』的機會就少了。想不到，她後來躍身中共權力的巔峯。幾乎變成紅朝的『女皇』！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。」

愛情事業兩相如意

藍蘋自改名後，愛情事業兩相如意。民國二十四年春天，她以藍蘋這個藝名，首次在大晚報的「火炬」副刊上，發表了她的創作「我的演藝生活」。

不幾天，崔萬秋也在他主編的大晚報發表文章，吹捧藍蘋是「大通影片公司旗下的耀眼新秀」，是「山東劇運的功臣」，是「蘊蓄有無限潛力的亮星」，甚至讚譽她是「一個典型的北國女

傑」。藍蘋在「大通」的處女作「自由女神」一片上映，她扮演一個知識青年的女友，男主角是風流小生唐納。不久，她的另一新片「都市風光」出籠，她飾演一名放蕩的女工，後來改過自新，蛻變成了模範勞工，男主角也是唐納。

當此兩部電影在上海首演時，在崔萬秋暗中策動下，許多新聞記者登門專訪她，陸續在各大小報上出現吹捧藍蘋的專訪、特稿、影評、劇照及生活相片。藍蘋換用峻嶺、李進、樂蘋、藍菁等筆名，寫文章自己捧自己。

這一年的冬天，她所屬的大通影片公司因股東鬧意見歇業，她又利用崔萬秋與洪深的關係，投身聯華影片公司為基本演員。在「聯華」時期，藍蘋長袖善舞，一連演出了三部電影。

首部是「狼山喋血記」，費穆執導，她在片中飾演獵戶劉三的老婆，一個俏悍潑辣的角色，是第二女主角，但突出的性格被她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來，在銀幕上十分搶眼。

第二部影片是「兩毛錢」，司徒慧敏執導，她扮演一個三輪車伏的妻子，下層社會貧賤夫妻的悲哀，她活生生的演了出來，令人一掬同情之淚。第三部影片是「王老五」，她飾演一名船家的老婆，是第二女主角，但劇中人的叛逆性格，對準了她的戲路，觀眾看後，認為比女主角演得入戲，莫不留下深刻印象。

生活品質水漲船高

藍蘋精力充沛，除趕拍新片，周旋於李官仁 and 崔萬秋兩個男人之間，晚上還要參加許多應酬

，包括上海灘有錢有勢人物的飯局；同時，必須替國民黨及中共地下黨蒐集兩造的情報；另要抽出時間排演話劇，因她又參加了業餘劇人協會。

此時的藍蘋，年輕貌美、多才多藝、演技出眾，紅透了黃浦江畔。她的生活品質水漲船高，換了新居，搬進法租界的高級住宅，備有女傭操勞；家中飯局及牌局不斷，廣泛結交黨國政要，豪商巨賈及騷人墨客；一副演藝界新貴的架勢擺起來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藍蘋對男人有相當程度的了解，認為良心是多數男人的上帝；但多數的男人是沒有上帝的，因此，也沒有良心。

如果，女人要想指揮男人，只有一個秘訣；就是表面上順從他，必要時給他一些甜頭吃。因此，她經常智巧地將自己的美色「待價而沽」；她用青春的美色作誘餌，獵取的對象分三類：一是黨國政要，她以性愛來換取社會地位。二是豪商巨賈，她以肉體去換取大量金錢。三是社會名

流，涵蓋知名編導、記者與作家，她以肌膚之親來爭取演出機會及打響知名度。至於，上述名流的次焉者，給他們吃吃：「豆腐」或施捨一個香吻，就可打發了。

藍蘋深信「名和利」，好像「魚與熊掌」難以兼得；所以，她寧願捨利求名。因此，她運用從豪商巨賈那裡賺來的金錢，除滿足物質享受外，把剩下的幾乎全都花了出去，她慷慨花錢收買一些三教九流人物，為她奔走效力、或打聽消息、傳遞情報，或吹捧宣傳、抬高身價、或拉線結緣、廣植人脈。她稱這是落實群眾基礎、塑造自己的領導形象。蕭伯納說：「生活中有兩大悲劇：一是達不到自己的慾望，一是設法達到它。」藍蘋她的心坎裡有太多的慾望，所以，她要殫精竭力，日夜奔忙，去達到它與滿足它；為此，就是奉獻「靈與肉」，甚至犧牲生命，她也毫不後悔。日後，她多形多姿的生命樂章，便是在強烈的慾望渴求下譜寫成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時代文摘

停刊啟事

「時代文摘」創刊於民國六十九年八月，至民國八十二年六月共出刊一五五期，荷承讀者關愛，至深感謝。但以近五年來郵資一再漲價，又因公訂假期甚多，工人休假時日亦多，常致延誤出刊日期，因而影響營運甚鉅，本刊情非得已，決定自民國八十二年七月起停刊，不再接受長期訂戶。至於少數未到期訂戶，則改以「中外雜誌」寄送替代作為補償，按月寄送至滿期為止。諸祈鑒察。如讀者先生女士改訂「中外雜誌」尤所歡迎。

時代文摘社敬啟